

报史报人译介丛书 | 主编 董广安

报史报人译介丛书由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报史  
报人

# 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美] 金多士 | 著 王海 | 译 王晓宁 |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报史报人译介丛书 | 主编 董广安 | 副主编 李惊雷 王晓宁 王海

报史报人译介丛书由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美〕金多士 | 著 王海 | 译 王晓宁 |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 / (美) 金多士著; 王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12

(报史报人译介丛书 / 董广安主编)

书名原文: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ISBN 978-7-5117-3242-2

I. ①在… II. ①金… ②王… III. ①出版事业—史料—中国—近代

IV. ①G239.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2441号

## 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

---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曲建文

执行编辑: 程 彤

封面设计: 田 晗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18千字

印 张: 5.37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 译丛序

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的传教史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译介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传教士创办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印刷机构，进而推动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兴起的报刊活动史。在华传教士报刊和印刷机构作为西学译介活动的重要载体，在中国近代史的历次社会变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世纪初，英美等国家宗教界兴起“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推动了近代基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伦敦布道会、大英浸礼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等宗教团体纷纷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基督新教传教士吸取明清时期在华天主教成功的传教经验和反教、“礼仪之争”、禁教、系列教案的教训，采取了与天主教不同的传教策略。他们从社会下层开始，以教会报刊、医院和学校作为向大众宣传教义的途径，更多采用循序渐进的传播方式，无论在南洋一带的传教基地，或是到口岸和内地，传教士们除了直接传播宗教信仰以外，更多地辅以人文和科学的知识传授（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75页)。客观而言，在华传教士担当主译的有关西学著述的译介活动及其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构成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运动的主流，“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王尔敏：《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第3页）。

1807年9月4日，英国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达澳门，随后转到广州传教。来华前，马礼逊于1805年在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萨（Joannes Lassar）的指导下学习汉语；从1808年到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从1814年到1822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马礼逊与1813年7月抵达澳门的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合作，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1813年，马礼逊向伦敦布道会提出“恒河外方布道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伦敦会在南洋和华南周边地区创办了最早的四种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特选撮要》（1823—1826）、《天下新闻》（1828—1829）、《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在创办第一批中国近代报刊时，传教士在报刊中有意贴上儒家思想的标签，以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来诠释经文，以取悦和接近中国读者，其中彰显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

虽然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创办的首批近代中文报刊整体而言是“失利的”，但是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启了在华译介西学著述和报刊活动的序幕。1872年，耶稣会才在上海徐家汇创刊中国第

一份中文天主教报刊《万象观察公报》(*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刊活动和西学译介活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宏大的西学东渐运动中一股有生力量。

19世纪中后叶，随着鸦片战争中海禁打开，在华传教士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士的译介中心和报刊活动中心由广州、澳门、香港转移到上海。从此，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士绅阶层合作展开了大规模的西学译介活动；同时，在华基督新教报刊实施世俗化和本土化的转型，传教士创办的世俗化报刊、宗教报刊和通商口岸的外商报刊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促进了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毋庸置疑，在华传教士的西学译介和报刊活动催生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社会变革，进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

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这套报史报人译丛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1895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著《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记录了美华书馆50年(1844—1894)的发展历程与遍布香港、上海、北京、福州、宁波、汕头、汉口、九江、泰州、满洲里、海南等地的在华差会印书馆的情况；罗文达、陈鸿舜、梁允彝、古廷昌著《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论述了在华基督教新教报刊的发展、地理分布、基督新教组织的报刊活动内容；《中国三大宗教报刊》(*Three Main Religious Press in China*)分别论述了中国佛教报刊(*The Buddhist Press*) (罗文达文，梁允彝图)、道教报刊(*The Taoist Press*) (陈鸿舜)、中国儒家文化

报刊 (The Confucian Press in China) (罗文达) 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语言、报刊与各宗教组织的关系等层面的特征; 该著述还涉及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和犹太人的报刊活动。显然, 有关在华传教士出版和报刊活动的详尽记录, 对于当今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华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影响, 进而研究西学东渐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所进行的西学译介和报刊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都是十分有益而珍稀的资料。

寄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读者提供史料参考和思想源泉。

是为序。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穆青研究中心主任

董广安

2016年8月

## 前 言

我似乎有必要在前言中简单解释一下。

首先，在撰写简介与发行该书的过程中耽搁了如此长的时间，原因在于，在1894年的夏季与秋季之间添加了很多重要事情。尽管如此，此书的发行亦不应该延迟。然而，从几个方面来讲，准备和印刷该书的延迟却带来了额外的收获。期间，与在华圣经和布道协会密切联系的几个朋友热心地提供了他们非常熟悉的特定教会的短期历史调查材料，这样就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些宗教社团为充分准备和利用美华书馆等传教士印书馆书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机会。而且，我们因此感谢此书第五页所记载的提供其他传教士印书馆历史材料的那些人，我们衷心地感谢为第六章提供资料的如此友善的教友们。

这里，我也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这项工作不是由阅历、圣明和辨别力最适合的人来准备。第四章会提供部分原因，但是，除了“负责人”对本书的显而易见的大量需求之外，这里非常有必要提醒美华书馆的核心地位及其自身拒绝承认其行业老大位置所引来



的关注，以及在华工作的绝大多数传教士对在华印书馆信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只要有中国人生存的地方，费启鸿（G. F. Fitch, 1845—1923）<sup>[1]</sup>就不可能不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

本书尚未涉及美华书馆如何达到自给自足的地位、呈送慈禧太后的陈述性圣约书的印制等事务。这些及诸如此类的特殊事情都是大众读者感兴趣的，可以从其他渠道获悉。我们相信，这里写就的所有文字都将托福于上帝的荣耀，上帝赋予各种宗教差会以恩赐。我们相信，读者将发现很多理由与我们共同庆祝所取得的成绩；现在是美华书馆创立 50 周年之际、1895 年伊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们展望未来，相信祝福其仆人之上帝及其之前的努力都会在新年继续与我们为伴，而上帝之恩赐还会赋予我们优先服务的机会。

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sup>[2]</sup>

上海北京路 18 号

1895 年 1 月 1 日

## 注释

---

[1] 费启鸿（George F. Fitch, 1845—192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70 年来华，在上海传教，1872 年调往苏州设立北长老会传教站。1885 年调往宁波。1888—1914 年任上海长老会所办的美华书馆主任，同时兼《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总主笔，在职 18 年。卒于上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的内容整理而来）。——译注

[2] 金多士 (Gilbert McIntosh, 1861—?)，又译为 G. 麦金托什，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遣华传教士。其著作有《在华传教士出版史》(*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95)、《中国的危机与基督教传教士》(*The Chinese Crisis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1901)、《上海美华书馆六十年概述》(*A Mission Press Sexagenary*) (1904)、《美华书馆七十年》(*Septuage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4)。——译注

## 目 录

简介	001
第一章 1844—1846 花华圣经书房	012
第二章 1847—1857 花华圣经书房	021
第三章 1858—1894 美华书馆	036
第四章 1895 美华书馆	045
第五章 在华其他传教士书局	055
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书局	056
伦敦布道会书局	057
上海伦敦布道会印刷所	057
福州卫理公会主教团书局	059
宁波“英国圣公会差会书局”	065
汕头英国长老会书局	066
苏格兰圣经会书局(汉口)	069
九江中华书馆	072
第六章 圣经书社	087
大英圣经公会	088
美国圣公会	091
苏格兰国家圣经书社	102
宗教圣经书社东方支社	105

## II 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

中部宗教圣经书社	107
中国宗教圣经书会	109
中国北方圣经书社	110
福建北部宗教圣经书社	111
第七章 结语	137
附录：出版大事年表（1862—1918年）	143
译后记	156

## 简介

50年前，美华书馆在澳门成立。现在，这株质朴的幼苗已经成长为一棵令人欣喜的参天大树，其分支机构遍布整个中华帝国并在中国人生存的任何地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美华书馆50年稳步发展过程中有诸多教训和令人鼓舞的惊喜，我们感觉有必要撰写这本纪念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是有益的事情。

首先，我们考虑到美华书馆谨慎的开端和发达的现状及其发展期间完成的所有工作，这导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sup>[1]</sup>，并要“他们纪念他的大恩，就要传出来”<sup>[2]</sup>。

然后，回顾一下在上帝佑助下早期传教士对传教事业付出的辛勤劳动、自我牺牲热情和真诚奉献，就会刺激我们继续努力，义无反顾地做好布道工作。我们能够从早期传教士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留下的初步印象中享受好处，从他们传播福音过程中所犯下的失误中受益——与我们盲目的尝试比较而言，他们的布道工作的失误很少——在困难和失望中寻找些许信任和坚持，我们明白，“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不气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所收获”。

回顾早期在华传教士传教事业发轫与成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欣赏的心态来记载教士们对中国国内教堂的精心呵护和培育。现在，随着传教事业的大规模开展，传教会（the Board Secretaryships）中没有闲职，甚至在早期，由于教会要面对和解决很多新问题，要实施若干计划，几位传教士主管有很大负担。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保留对他们表达最温情的挂念和版面，其价值等同于对有关该新领域状况的远见卓识，而这正是首批遣华传教士的特征。

翻阅早期传教士留下的一些信函是件令人赏心悦目的独特之事，其中很多信件已经起皱并褪了颜色，它们是该领域中首批传教士书写的——当时这些传教士居住在新加坡。信中充满着激扬、真诚和亲切的回忆，既有善意的指导，又有关于明显错误的真心指点。而1840年7月16日的一封信包含着令人愉悦而温情思绪的语句：“自从你离开我们之后，我们一直在思念你，谈论你，我希望一直为你祈祷。”在注明日期为1840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一幅插图，描绘了早已提及的有关细节的远见卓识，而这些似乎特别表明了沃尔特·罗利（Hon. Walter C. Lowrie）<sup>[3]</sup>的特性。他写道：“非常感谢欧尔（Orr）先生<sup>[4]</sup>，他把戴尔（Dyer）先生<sup>[5]</sup>早已准备好的汉字印刷活字表赠与我们。我仔细核查这个汉字印刷活字表，来识别那些我们尚未从巴黎收到的印刷活字。我发现，在这个汉字印刷活字表中，大约有600个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印刷活字。我已经让人铸造了这些印刷活字字模，并将它们送往巴黎来复制第一批印刷活字，然后我们就拥有足够的字模来聘请波乃耶先生

制作 6000 枚或者 8000 枚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印刷活字。”

在 1842 年，沃尔特·罗利再次写道：“目前中国的（战事）动荡一旦结束，书籍就有某种程度的需求；如果中国门户被打开的话，书籍就会有很大的需求。而现在正是为将来的书籍之需求做准备的时候。”在 1842 年下半年，我们在另外一封信中读到这样的内容：“我对印刷出版业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个新兴行业，并非一朝一夕甚至数月时间就能够形成规模，它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神学博士约翰·C. 罗利（Rev. John C. Lowrie）<sup>[6]</sup> 牧师现在担任浸礼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名誉秘书（Secretary Emeritus），他在早些日子也给予了很多有益的指导。下面的信函即是明证。

纽约

1843 年 4 月 5 日

亲爱的教友：

轮船延期了一天，因此我得闲写下这段有关“中国印刷馆”的想法。您可能见识过这些印刷馆，或者已经考虑过它们的情况，但是它们不会给您带来害处，只能施惠于您。而且这些印刷馆都是非官方的，其创办情况都写进了“我的书中”。

1. 我们的计划必须得以永久性的实施——因为工作程序将随着岁月的来临而展开。

2. 中国人像英国人或者美国人那样普遍阅读经书（我们猜测，这里的 S.S. 意味着 The Sacred Scriptures）的时刻即将到来。数百万《圣经》副本，数千种版本——四开本、十二开本、八开本、教士本、家庭本和袖珍本，带附注本和不带附注本，将被印刷出版并广泛发行。

3. 在我看来，这些经书几乎不需要用手工雕刻和用刷子涂色的木版印刷。我们生活在一个金属和蒸汽机的时代。我们的出版计划包括完全实现高效的机械化，让机器尽可能地发挥作用。

4. 因此，我强烈地支持彻底而公开地尝试使用我们的汉字金属活字来印刷书刊。我很少对那些自由表达的言论感到怀疑和担忧。每一项新发明都必须面临这些争论。前几天，我听说一位如此不相信铁路的农场主，他居住在距离纽约不过 100 英里的地方，却要用四轮马车把其所有的货物运送到 30 英里之外坐落于河畔的一个小镇上。他居住的房屋距离火车站点仅有 6 英里，他本来可以通过火车来运送货物，从而卖个好价钱并节省五分之四的劳力和时间呀！这种支持传统行为方式的保守心态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它必须适可而止。把关于中国汉字字模的工作仅仅看作一场试验、一次失败而最公平的尝试，对于这一点我无需辩驳，但这场试验是在耗费一些成本（需要时间去改进和完善）的基础上来实现的。其效果可能又是一样的，不管是从现在还是 10 年之后开始这场试验，它可能会失败，而且很多好的想法和设计也会失败。它



也可能会成功，而且正如我所坚信的，这场试验进行得越快越好。

5. 至于目前没有书籍印制订单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下去，而且可能到了印刷商掌握中文以便监管本地印刷工的时候（因为，假如我们在印度取得的经验值得吸取的话，一位在华传教士必须十分了解有关中国的知识才能够与本地人交谈、做记录、修正错误等），就会有足够的印制书籍的订单，印书馆就会顺利运营。同时，印刷商本身就能够担当这项工作——至少他能够满意地观察这种尝试的进步并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

这些想法是匆忙间写就的，但并非草率地形成的。你将对这些印书馆的价值做出评价，而我满怀感情地祝福它们，并伴随其成长。

约翰·C. 罗利

托马斯·L. 麦克布莱 (Rev. T. L. McBryde)<sup>[7]</sup>

委理华 (Rev. W. M. Lowrie)<sup>[8]</sup>

合文博士 (Dr. J. C. Hepburn)<sup>[9]</sup>

在撰写我们自己的印书馆历史的过程中，我引用了宁波差会的年度报告 (The Minutes and Annual Reports of the Ningpo Mission)。题名为“在华传教士印书馆”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的文章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帮助，该文的作者是 W. S. 霍尔特 (Rev. W. S.